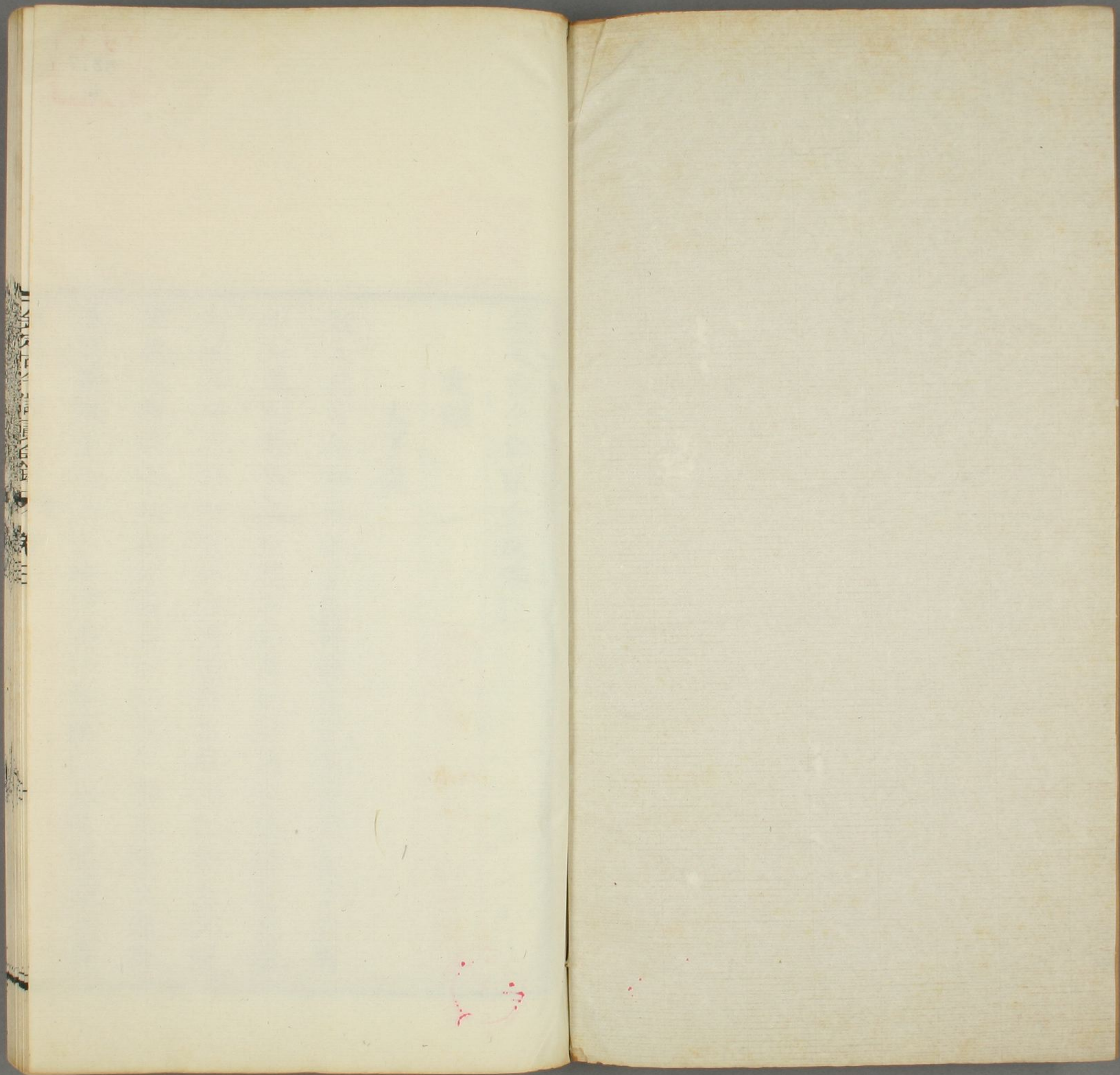


74
6277
3

利





74
6277
3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三

北魏

太子晃



去
五味均平藏

魏太武帝延和元年立晃爲皇太子晃太武長子立時
年五歲明慧彊識所聞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
太武甚奇之西征涼州命晃監國真君四年從太武討
柔然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言于太武曰賊不意大軍猝
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尙書令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



必多。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既而獲其候騎。言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太武深悔之。自是晃所言軍國事。多見納。五年。命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晃頗信任。左右營園田而收其利。侍郎高允嘗爲晃授經。甚見禮待。切諫曰。殿下國之儲貳。言行舉動。四方所則。而營立私。

田。與販酤市廛競尺寸之利。願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聽。晃爲政精察。中常侍宗愛。性險暴。所行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侯道盛。任事東宮。微爲權勢。與愛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搆其罪。太武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時年二十四。諡曰景穆。太武後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見誅。遂弒之。文成帝卽位。愛伏誅。追尊景穆爲皇帝。

臣等謹案太子晃以明慧之姿。出從征伐。入綜機務。撫軍監國。可謂兼之。而讒構所乘。竟以憂卒者。何哉。蓋太武早為建立。並總百揆。上疏稱臣。事侔當二。寢至營牟私利。謗議微聞。依附者藉權勢以憑陵。仇怨者逞愆邪為傾陷。道盛之獲罪。宗愛之貽禍。厥有由然。太武不審慎于幾先。徒追悔于事後。致賊臣懼誅。旋行弑逆。既亡其子。而并自隕其身。倚伏之故。可不豫凜冰淵也歟。

廢太子恂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立子恂為太子。恂孝文長子。始生時。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養之。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字元道。及冠于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後。每歲征幸。恂嘗畱守。主執廟祀。恂不好學。體素肥。苦河南暑熱。常思北歸。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甚銜之。孝文幸

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于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甯靜。厥明。尙書陸琇馳啟孝文。孝文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之。拘于城西別館。引見羣臣于清徽堂。議廢之。太傅穆亮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謝。孝友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惡孰大焉。若不去之。是社稷之憂也。乃廢爲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

所供麤。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蹟。頗知咎悔。孝文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告恂復與左右謀逆。乃使中書侍郎刑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賚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初孝文嘗謂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光曰。天子幼年涉學。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帝以光言爲然。

臣等謹案元魏踵漢武之失。將立其子而先隕其

母以杜干預政事之漸。始自道武。而文成以下。相率行之。如文明太后撫養恂。而賜其母死。皆流弊使然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漢武懲呂后而殺鈞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爲故事。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大哉。

王言。信足維倫紀于萬世矣。至恂冲年輕躁。本未堪君國之重。孝文立爲儲貳。寄以畱守。旋因謀奔代北。

驚擾洛中。手刃宮僚。跡同背叛。其廢黜固宜。向使孝文慎愆于初。不亟爲建立。則恂之縱逸。何自而開。下之讒譖。何緣而進。乃始則亟于建儲。先致其母于死。繼復處之不得其當。釀成嫌釁。致陸琇馳告于前。李彪構誣于後。終于母殞子廢。賜死河陽。豈非孝文始謀之不臧。有以啓之歟。

北齊

廢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立子殷為太子。殷。文宣長子也。是為廢帝。時年六歲。母曰李皇后。七年。文宣如晉陽。太子殷監國。文宣每言。太子性質不似我。欲廢之。而立太原王紹德。嘗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之。末年。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

之耳。正道太子字也。初文宣命刑部制名字。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不許。曰。天也。因謂母弟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十年。文宣殂。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太子殷卽位。尊李后爲皇太后。婁太后爲太皇太后。尙書合楊愔受遺詔輔政。以演與長廣王湛權重。位逼。恐不利于嗣主。乃奏以長廣王堪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尙書事。二王拜職于尙書省。大會百僚。愔等赴之。湛伏家

僮數十人于坐。執愔等。突入雲龍門。送愔等于御前。婁太后臨昭陽殿。李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演奏愔等罪。婁太后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不能言。李太后拜謝。婁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丐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斬愔等。是歲。婁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演遂卽位于晉陽。是爲孝昭帝。其明年。望氣者言鄴中

有天子氣。昭帝恐濟南復興，密行鴆毒，不從，乃扼而殺之。昭帝之殺情等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昭帝出畋，墜馬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遣使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也。」長廣王湛立，是爲武成帝。封百年爲樂陵王。會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厭之。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奏之。武成怒，使

召百年，百年入，令左右亂捶擊之，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瘞于後園。紹德亦爲武成所殺。

臣等謹案廢帝在東宮時，史稱其溫裕開朗，綜覽時政，雅有令名。文宣立爲太子，復欲廢之而立紹德。雖其事未果，而儲位危疑，岌岌乎慮有隱禍焉。蓋以常山長廣二王地逼而勢盛，太子幼沖之年，仁柔之質，恐其不克有終耳。然旣逆知有變，不思蚤爲之所，而徒明示建儲，導以覬覦，任其篡奪，則

何如不立之為愈乎。文宣以殷屬演。演以百年屬。湛卒之入據大統。戕害惟恐不速。先後效尤。殆同一轍。天道好還。理符影響。而文宣之釀成禍亂。實不得辭其責。恭繹

御批通鑑輯覽謂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甯嗟何及耶。

指示深切。所以振聳警瞶者至矣。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立贊為太子。贊武帝長子。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贊總朝政。每巡幸。常留監國。贊好昵近小人。宮正宇文孝伯言於武帝曰。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武

帝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武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三
九
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治。豎貂輔之則亂。武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贊不悅。五年。命贊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與宇文孝伯從行。宮尹鄭譯。王端並有寵。贊在軍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武帝怒。乃杖贊。除譯等名。贊大銜之。軌後因侍坐。白武帝言。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武帝遇贊甚嚴。朝見

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冬盛暑。亦不得休息。有過輒加捶扑。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贊懼。矯情修飭。以是過惡不上聞。突厥寇涼州。武帝伐之。以疾留雲陽宮。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付以後事。遂殂。贊卽位。是爲宣帝。卽逞奢欲。曾無戚容。不踰月而葬。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召鄭譯等。復爲近侍。殺王軌及宇文孝伯。立長子衍爲太子。衍後改名闡。未幾傳位於闡。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以疾殂。其明年

隋公楊堅廢闡爲介國公。尋弒之。北周亡。

臣等謹案周武識嗣子之非才。慮其不堪承統。嚴於督責。妙簡宮僚。可云悉心論教者矣。然以宗祧至重。早示建儲。總政領戎。長其驕佚。所謂義方著訓者。僅屑屑於朝見進止之節。隆冬盛夏之勞。而共昵比小人。動多爽德。未能使瀚滌自新也。卒乃置王軌之讜言。付孝伯以後事。徒令二人俱死於淫刑。而無裨國計。史譏其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

於宋宣。詎不信夫。至贊之昏暴。自絕於天。身既速殞。而國亦隨之。固無足言者。而宇文氏之經營締構。未踰二紀。不祀忽諸。則皆成於武帝始謀之失也。

未就二味不厥...
 而國亦...
 欲宋宜...

隋

廢太子勇 蜀王秀附

隋文帝開皇元年立子勇為太子文帝五男皆獨孤后
 生長曰勇次煬帝廣次秦王俊次蜀王秀次漢王涼勇
 小名暱地伐文帝受禪立為太子使參決政事時有損
 益皆納之文帝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
 廢立由此而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
 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文帝好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見

而不悅。誠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擬分賜汝兄弟。今賜汝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土時所常食。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詣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取強者。恐

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左右。何用強武。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習。蓋疑頰子表仁。尚勇女。故以此言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責勇。然昭訓遂專內政。生長甯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愈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遣左右至廣所。必與蕭妃

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屏
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給事。屏帳改用縑素。故絕
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愛廣特異諸子。廣
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
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
欲加屠陷。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
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遇毒而夭。我亦不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

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
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
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止。后亦悲不自勝。廣知后意移。
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
喻旨於楊素。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用
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
覲地伐潛害之。素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帝廢
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

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寢息其中，布衣草褥，冀以當之。文帝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文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悉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文帝遂疎忌勇，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

失日聞。開皇二十年，文帝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今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耶？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

侍兒曰。是皆我物。新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便對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甯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想此何必是其所生。倘或非類。便亂宗祏。我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常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不聽。於是勇與諸子皆被禁錮。收其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

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付法。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大五六圍。顧左右曰。此槐作何器用。或對曰。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怪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甯王以下詣仁壽宮。還每

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餉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以示羣官。爲太子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引勇及諸子列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

陳枉屈。廣過不得聞。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大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廣。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廣遂弒帝自立。矯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追封房陵王。不爲置嗣。勇長子

儼後遇鳩卒。諸子分徙嶺外。皆殺之。蜀王秀在益州。頗奢僭。聞廢勇立廣。意甚不平。廣恐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譖之。文帝徵秀還京師。付執法者。令楊素推治之。廣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書文帝及漢王諒姓名。密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煬帝時。禁錮如初。後爲宇文化及所害。

臣等謹案開皇手移周鼎。混一區宇。二十餘年。方

內晏如。可謂勤於創業者矣。乃再傳失國。亡也。忽焉。其釁肇於兄弟之間。而其毒發於君父之際。自縱尋斧。剪伐本根。而柯葉繼隕。廢立亂亡之禍。殆甚於秦之二世。何其酷歟。蓋隋文五男同母。旁無側庶。方以爲前星既定。宗子維城之固。遠軼曩代也。詎知東宮之恩寵漸衰。晉邸之狡謀已啟。內有獨孤。外有楊素。構成貝錦。僭過日聞。以致投杼聽讒。竟遭幽廢。瀕死無以自明。是廣之包藏禍心。睥

睨神器。奪嫡之舉。早伏於建儲。隋文惑瞽。牝晨不自覺悟。迄於抵牾。呼召悔已莫及。而凶逆隨之。稔惡蕭牆。宗社淪覆。伊誰之咎乎。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廣竊窺主鬯。矯飾希寵。隋文墮其術中。而獨孤后妬嫉險刻。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人。綱常不振。亦自亡而已耳。恭繹

睿論。洵如軒鏡畢照。物無遁形。而正國閑家之道。所以

弭患未然者。誠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	--	--	--	--	--	--	--	--	--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附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建成高祖長子。與秦王及元吉俱竇皇后出。隋義甯元年。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屬。又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徇洛陽。還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欲其習事。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

之初高祖起兵晉陽。皆秦王之謀。許以事成。立爲太子。固辭而止。五年。劉黑闥亂河北。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建成曰。秦王功冠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殘孽。衆不盈萬。宜自往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建成遂請行。敗黑闥於洛水。建成性驕侈。荒色嗜酒。畋獵無度。元吉猜鷲好兵。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業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之。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

短。秦王嘗待宴。秦王念母太穆皇后早終。不及見。有天。下。偶流涕。妃嬪因中傷之。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宜自娛。而秦王輒悲泣。是憎妾等耳。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將無遺類。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惻愴。由是無易太子意。七年六月。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秦王及元吉皆從。先是。建成私募驍勇二千人。爲東宮衛士。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置宮中。又令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

長安。欲爲變。至是秦王從高祖于仁智宮。建成使元吉就圖之。又使郎將爾朱煥等賫甲遺文幹。趣舉兵。煥等至中途告變。文幹遂發兵反。高祖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往謝罪。建成乃詣行在所。叩頭請死。是夜囚之幕中。以兵守之。召秦王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當自行還。吾以爾爲太子。秦王軍至甯州。文幹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方。秦王之行也。元吉及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

德彛復爲營解于外。帝意遂變。復詔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流王珪等於遠方。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時建成元吉與秦王猜怨日深。秦王嘗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恐事不果。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夜宴秦王。毒酒而進之。王暴心痛。吐血數升。高祖欲遣秦王居洛陽。悉主陝以東。建成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留之長安。一匹夫耳。因密使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皆喜躍。觀

其意恐不復來。事遂寢。元吉密請害秦王。高祖不應。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無忌告秦王。召杜如晦謀之。亦如元齡言。時突厥犯邊。建成薦元吉北擊。乃多引秦王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與俱。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建成謀於元吉曰。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說帝授我以國。而立汝爲

太弟。率更丞王暉密以謀告秦王。長孫無忌等請先事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尉遲敬德等皆勸早決計。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復仇。臣實愧見諸賊於地下。高祖驚報曰。明日當窮治。爾必早參。明日秦王率長孫無忌等伏兵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

秦王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元武門。矢及殿屋。敬德以二人首示之。眾乃散去。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爲之奈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季之國務。無復事矣。高祖曰。此吾夙心也。乃召秦王慰撫之。秦王號慟不能止。遂立爲皇太子。高祖自稱太上皇。是年八月詔傳位太子。固辭不許。乃卽位。是爲太宗。追封建成爲息王。諡

曰隱。追封元吉爲巢王。諡曰刺。

臣等謹按唐有天下三百年。制度規模。媲美兩漢。太宗之開基定業。尤爲三代以下賢君。乃其始以兄弟之禍。致多慚德。斯固不能爲太宗諱。而高祖曹於先事。實有以召之也。夫秦即功勳寢盛。衆望翕歸。啓基天人。允宜嗣服。若建成以聲色遊畋。爲事。承祧繼體。詎足當諸。高祖不熟思諦審。爲奠安社稷之圖。於大寶初登。卽令建成正位主器。斯已

金名...
五
晉矣。而前起晉陽之師。後討慶州之甲。則又再許秦王爲儲貳。反復周章。幾於置碁不定。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高祖泥古而立建成。卽當有以處世民。及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誠探本之

至論也。向令高祖以付託綦重。內斷於心。勿徃於嫡長之言。勿亟爲冊立之事。不特建成之驕侈陰折其

萌。彼鷲如元吉者。亦何所施毒乎。至元武門之變。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柔致禍。太宗不能

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不臧。匪獨所遭之不幸。

御批輯覽引而申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旣不早見及此。行一不義。聖人不爲。太宗能無深疚斯言。可以

折衷古來聚訟之紛紜矣。

太子承乾 魏王泰附
唐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冬十月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
乾長孫皇后出始封常山郡王後徙封中山太宗即位
時年甫八歲立為皇太子貞觀四年詔訟不決者聽於
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斷不服然後聞奏每行幸則令監
國承乾好聲色游畋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飾非辨給
時東宮官屬若干志甯孔穎達合狐德棻張元素趙弘
智等皆天下選承乾寢虧禮法數有規爭太宗必厚賜

太子承乾

魏王泰附

唐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冬十月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
乾長孫皇后出始封常山郡王後徙封中山太宗即位
時年甫八歲立為皇太子貞觀四年詔訟不決者聽於
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斷不服然後聞奏每行幸則令監
國承乾好聲色游畋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飾非辨給
時東宮官屬若干志甯孔穎達合狐德棻張元素趙弘
智等皆天下選承乾寢虧禮法數有規爭太宗必厚賜

金帛以厲其心。然承乾卒不悛。寵昵宦官。治宮室。妨農功。役使僕御。不許番休。私引突厥入宮。嘗怒志甯言切直。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時志甯方居母喪。寢處苦塊。二人入見。不忍殺。乃去。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承乾發取無度。張元素諫曰。恩旨未及六旬。用物已逾七萬。驕奢無藝。孰有過此。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又以久不見賓友。上書切諫。承乾惡之。夜令戶奴以槌伺擊。幾殆。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之。而

承乾有臂疾。過惡屢聞。懼見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私樹黨。承乾陰令人稱泰府典籤。詣元武門上封事。帝省其書。言泰罪狀。帝怒。捕之。不獲。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帝數譴責之。由是怨望。承乾與之善。嘗襲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扶之至死。謂左右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陰遣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哺臂。血爲誓。謀以兵入西宮。

十七年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卽上變告帝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承乾旣獲罪魏王泰入侍帝面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惟有一子當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太子復寵愛泰嫡庶

不明紛紜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流涕曰吾不能也泰恐帝立晉王謂之曰汝善元昌得無及乎晉王憂形於色帝怪問之以狀對帝憮然始悔立泰之言謂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三子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以授晉王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晉王拜謝曰舅許汝矣卽御太極殿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爲高宗帝謂侍臣曰我若

立泰。是太子之位。可以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
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
郡王。幽之北苑。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復疑太
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高宗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
吳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高宗卽位。詔泰開府。
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於鄖鄉。

臣等謹案承乾立爲太子時。年甫八歲。史稱其敏

惠識大體。當日東宮僚屬。品望文學。均極天下之
選。輔導規箴。不遺餘力。宜其德行懋修。克膺神器
之重。乃年旣寢長。過惡日聞。嫉正若讎。陰圖戕害。
甚且踵齊州之覆轍。結漢王之陰謀。卒至廢徙而
不悟何歟。蓋太宗卽位之初。未及改元。遽冊太子。
其時方在弱齡。質性未漓。尙無失德。厥後狎昵羣
小。聲色慢游。辨給之才。足以飾非。忠正之諍。不聞
納牖。如孔穎達于志甯諸臣。太宗厚賜金帛。冀以

愧厲其心而怙過彌甚。至泰以文辭被寵。恣其驕溢。幾有匹嫡之嫌。遂至各樹朋黨。互相傾軋。

御批通鑑輯覽。謂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構讒。然其覬覦已非一日。至於殺愛子以要寵。則肺肝如揭。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鬪牆。與建成元吉如同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

明訓昭然。使萬世益凜天道好還之誠。而太宗建儲早計。以致太子不終。藩臣窺伺。豈非自貽伊戚乎。迨

晉王既正儲位。復以柔懦為疑。胸無卓見。

御批以太宗既不審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卒至高宗立。而有武氏之禍。唐室幾亡。或以無忌為能安嫡。不知其實為罪魁。

至論抉微。信非管蠡所能窺測者矣。

懿德太子重潤

高宗永淳元年立重潤爲皇太孫。重潤中宗子。韋后所
生。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中宗爲太子時。生於東宮。
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
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
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
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
太孫。于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

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旣而帝疑其非法。卒不補授。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及中宗遷房州。太孫府廢。貶爲庶人。幽之。帝復位。封邵王。大足元年。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儀。以孝友稱。死非其罪。人皆悼惜。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諡。

臣等謹案自漢魏以後。未有太子尙在青宮而復立太孫者。高宗屢建儲位。鮮能保終。至立中宗爲太子時。已歷三變。宜其怵然爲戒矣。乃猶不鑒前轍。輒復開太孫府。以置官僚。一時議禮諸臣。如裴敬彝王方慶輩。心識其非。不能堅持力諍。轉依違附會。以孫爲王父尸之文。曲行將順。迨詔議官屬。帝亦以非法爲疑。而竟無有匡正之者。迄乎中宗

之世。重潤已廢。復封武氏之猜忍已深。讒譖乘間
構之。卒遭非命。揆溯禍源。蓋不始于封邵王之時。
而實開于立太孫之日也。高宗既不克保其子。復
致延及其孫。所謂燕詒者安在。是則周亂唐紀。雖
天稔厥禍。豈非繫于人謀之不善哉。

節愍太子重俊

中宗神龍二年七月。立子重俊爲皇太子。重俊中宗第
三子。後宮所生。始封義興郡王。改封衛王。至是立爲皇
太子。重俊性明果。然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秘書監
楊璈。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二人皆主壻。年少
無學術。惟以狗馬蹴鞠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書諍
導。右庶子平貞慎。又戲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
納而不克用。時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深忌重俊。崇

訓又三思子。尙安樂公主。常教主。凌辱重俊。以非韋氏。出呼之爲奴。或勸主請廢重俊爲王。自爲皇太女。重俊不勝恚忿。景龍元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所在。又昭容上官婉兒。素與三思通。扣閣索之。后挾帝馳赴元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忽爲亂。若能歸順。斬賊者有賞。於是千騎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重俊奔終南山。遣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祭三思崇。訓之柩。睿宗立。加贈諡。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怒。收付獄。貶興平丞卒。

臣等謹案史言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蓋武氏之後。繼以韋氏。禍亂接踵。可謂極矣。中宗有子四人。皆不得其死。而嗣亦不傳。論者謂自絕於天。故天穢其德而絕之。殆不爲過。當重俊之立。在神龍復辟之年。其時武后已歿。凶焰幸熄。宜前星之得安其位也。乃以武三思之伎忌。安樂公主之欺凌。遂致憤激稱兵。鋌而走險。無異戾園之斬江充。而奔竄之餘。至於殊首朝堂。告祭三思父子。

之樞。則其禍爲尤甚。計立儲以及隕身。甫屆一替耳。重潤之譖死。武氏爲之。重俊之兵死。韋氏成之。而要皆中宗失道。不能持魁柄以遏亂萌。故養癰屢潰。而不知警悟。使非臨淄戡定。纂承大統。則唐祚不幾於中絕耶。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立子瑛為皇太子瑛元宗第三子母趙麗妃始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至是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納妃薛氏初瑛母本伎人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而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帝在臨淄邸時以色選及武惠如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異等太

太子瑛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立子瑛為皇太子瑛元宗第三子母趙麗妃始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至是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納妃薛氏初瑛母本伎人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而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帝在臨淄邸時以色選及武惠如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異等太

子及二王母寢見疎薄。瑛與瑤琚等以母氏失職。頗快。快。惠妃女咸宜公主壻楊洄。揣妃旨。常伺太子短。以告惠妃。妃訴於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衍。天下方深慶幸。今三子不問有過。奈何一旦廢棄之乎。且太子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默然。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奏聞。帝爲動容。故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之美。以阿妃意。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復構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瑛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如其言。遽召宰相議。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並廢爲庶人。尋賜死。天下寃之。號三庶人。其年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乃止。

臣等謹案明皇卽政初年。勵精圖治。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天寶中。以溺於嬖愛。窮極泰侈。遂致竄身失國。論者謂貴妃楊氏實爲女戎。不知武惠妃擅寵後宮。恣行蠱媚。已在楊氏之先。明皇始以瑛母得幸。立爲太子。繼而太子與鄂光二王之母。漸見踈薄。惠妃母子寵絕等倫。而掩袖之讒。半夜之泣。浸潤乎其間。重以奸相險詖。曲加傾陷。雖以張九齡之持正不阿。侃侃陳諍。幾於力可回天。迨身

旣罷斥。而事卒不可爲矣。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是惠妃幃闥之禍。更烈于太真。而明皇愛憎屢移。不思所以保全其子。三庶人之獄。天下銜冤。固不待安史亂逆。而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莊恪太子承

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立子承爲皇太子。承，文宗長子。母王德妃。初封魯王。帝以承年幼，宜得賢輔，因召王傅和元亮問事。元亮以卒史進，不知書，一不能對。帝謂宰相曰：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元亮輩。於是以前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初，帝以晉王謹愿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議東宮事。久之，乃有

是命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太子稍事燕游。不能循法度。保傅戒告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御延英殿。引見羣臣。議廢黜。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可俟改過。且國本至重。願加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謩涕泣固諍。帝未決。翌日。羣臣又連章論救。意稍解。詔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敕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仍詣院授經。然永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

之。明年詔以陳王爲太子。嘗宴會甯殿。俳兒緣橦。有一人環走其下。憂怖若狂。問之。乃其父也。帝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遂召教坊劉楚才。宮人張十二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立命殺之。

臣等謹案文宗承怠荒之後。恭儉以率天下。思得賢士大夫。輔導魯王。俾克成就其德。意非不善也。乃自有東宮之命。寢事燕游。不遵矩度。雖宮僚以

時謁對而正言戒告置若罔聞。則所以致譖毀之端者。固不專係其母之愛弛矣。厥後廢黜之舉。以羣臣固爭。幸得中止。而究不能被濯自新。故萋菲之讒。至死無由一雪。迨會甯設宴。感動泣下。立誅教坊宮人等。以正構陷太子之罪。而始之不慎悔已莫可追矣。然則文宗所云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者。豈待入少陽院而始知其不終哉。蓋當建儲之日。早有以啟其侈心。而召夫釁隙也。詎非千秋

之炯鑒歟。

